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1985—2015

长篇小说梗概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 文学评论

# 文学评论

杜学文 / 主编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30 黄河

1985~2015

总主编：杜学文  
策划：刘 涛

# 文学评论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杜学文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文学评论 / 杜学文主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78-4540-3

I. ①黄… II. ①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17.1②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527 号

---

书 名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文学评论

---

主 编 杜学文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4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40-3

定 价 49.00 元

《〈黄河〉三十周年精品文库》

编 委 会

主 任：杜学文 张明旺

副主任：杨占平 刘 淳

编 委：黄 风 王国伟 张 发

周山湖 周燕远

# 序

杜学文

就文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一方面，文学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表现出空前的活跃。这种空前的活跃至少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老作家”重新焕发出创作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日后将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更为年轻的作家。这些人基本成为今天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二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十分踊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作现象，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创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众语喧哗式的关于创作理论、审美范式、文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讨论、议论及争论。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反思、坚守，也有对外来理论的译介、传播，更有在新的发展时期关于文学与时代、社会、人生、文化、价值观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等等。三是文学阵地快速扩张。恢复了一批文学刊物，创办了一批文学刊物，这些刊物的分众化现象初现等等。这种空前的活跃切合了当时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也反映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以及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后社会，包括文学转化的兆始。在这种众语喧哗的繁荣之中，也隐含着文学的分化时代即将到来。这种分化在当时

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已经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势头。主要是，创作方法更加多样，作品样式更加丰富，审美追求的不同体现，以及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暗含的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无疑带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式的繁荣。但是，其中也表露出人们的某种迷茫、偏执，以及非文学化、非道德化等不仅仅是涉及文学样式、风格，同时也涉及价值体系的选择等更为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不仅是关乎文学的，也是关乎社会、文化、历史的。比如，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新建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等问题。事实上，在空前的大繁荣之中，包含着空前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也隐含着在繁荣之后将要出现的挑战、危机。事实证明，在此之后不久，文学进入一个“无主题”的时代。文学的地位、影响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显现出弱化的趋势。在许多方面，文学甚至被技术、资金等绑架。文学关于提升净化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激发人们向善向美的功能也受到了考验。文学与时代，与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背景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的问题。

但是，不论时势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存在，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可或缺的魅力。文学的旗帜在人们的物质精神天地中仍然猎猎飘扬。《黄河》就是在那一个令人怀恋与思考的时期出现的，并在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坚守着自己文学的品格，经受着时代变迁的考验，执着地、顽强地、甚至有些无畏地存在着。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刊物出现了。这是文学的幸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有许多文学刊物消失了、转向了、改变了。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有许许多多的话语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不再关心，不再讨论。但是，《黄河》没有。那一时期，各类刊物推出了许许多

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他们出手不凡，手段了得，影响广泛。但是，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一些人们不再以培育文学的新生力量为己任，而是以追求生存为当务之急。但是，《黄河》没有。《黄河》走过了三十余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更替了几批编辑人员。但是，她坚持文学的原则一以贯之；为中国文学助力呐喊的原则一以贯之；在文学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刻，她不改初衷、一往无前的品格一以贯之；表现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追求中的思考、奋斗一以贯之。

作为一种大型文学刊物，《黄河》诞生在黄河岸边、黄土高原。但是，《黄河》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刊物。从她诞生的时刻起，《黄河》就至少把目光投射在中国的文坛。她重视以山西为主的地域文学的发展，但是，绝不保守，绝不封闭，绝不画地为牢。《黄河》刊发了大量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的作品。我曾经说过，非常佩服当时为这个刊物起名的人们。他们那时就没有准备把《黄河》办成一种地域性的刊物，而是要以此来表达对黄河以及因黄河而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注。这种努力使《黄河》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舞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刊发了大量的晋地之外作者的作品，其中一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马波（老鬼）的《血色黄昏》、杨志军的《海昨天退去》等；中篇小说如蒋子龙的《阴差阳错》、阎连科的《鸟孩诞生》等；诗歌如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北岛的《回顾与思考》、欧阳江河的《博尔赫斯之谜》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与评论，以及被列入《作家书斋》栏目中的文章，多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所撰。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黄河》三十年的历程，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回顾。从中可以领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某种缩影。在这里，我们

可以感受到，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义无反顾地到来时，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民在想什么，希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改变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的。

《黄河》也是一个汇聚了各色作家的刊物，为山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个刊物固然有自己的编辑方针、风格特色，应该说，《黄河》也是如此。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世界及社会实践的关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笼统，但《黄河》追求的确是一种厚重的品格。这并不是说她只坚持传统，而是说，她在坚守文学对社会生活及思想情感的关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学自身严肃的创新。在这里刊发的作品当中，既有老一代作家、评论家的，也有风生水起、倍受关注的中坚力量的，更有刚刚步入文坛代表着文学未来希望的新人之作；既有晋地作者的作品，也有晋地之外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外创作现象的关注。在刊发作品的同时，《黄河》也非常重视对重要作品、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以及对重点作家的扶持，通过举办笔会、研讨会及刊发对话等形式推动创作。特别是对晋地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是创办专栏、不惜版面、组织力量，表现出这一刊物对文学的责任感、事业心。《黄河》不势利，不追风，不苟且，不浮躁，更不会讨巧。在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的同时，《黄河》坚守了一份文学刊物对文学价值的追求。

如果一份刊物只发表文学作品的话，我认为还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样虽然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比较多的情感体验的机会，但还是限制了作家，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与社会的直接对话。其思想的品格、文化的追求，以及刊物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度等方面都会有很多的缺憾。所幸的是，《黄河》在刊发创作作品之外，十分重视对文学流变、文化发展等问题的

直接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严肃的探讨，如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的不同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学与文化、文明的讨论，文学作品文体、结构的新变，国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等，都有非常严肃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黄河》刊发了大量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回顾历史，或思考文学的发展规律，或表达文化心结，或介绍创作心得等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一份文学刊物的品质，也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之树，虽然没有现实的功利价值，但却是任何一个时代与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枯萎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将发生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在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今天，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步入复兴的历史之门。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文学将承担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文学，将如何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何给努力前行的人们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精神力量、情感追求、价值选择？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是文学不能回避的使命。具体而言，我以为这几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文学如何引领时代？中国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即将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知、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方法、奋进的勇气。文学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无法回避这个既关乎民族复兴，更关乎人类命运的历史时刻，必须表现并推动其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是文学如何完善灵魂？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而精神世界的完善除了内心情感的净化升华之外，更离不开正确价值

体系的重建。怎样才能使中华文明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涵，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观、方法论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之形成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又能够校正现代化进程中的缺陷，并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体系、精神资源的新的文明形态，这是文学必须承担的使命。

三是文学如何发展进步？文学虽然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但文学当然具有自身的品格。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表现手法空前丰富，风格流派空前多样，样式类型不断出新。但在经过一个急速变化之后，是不是应该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调整？在吸纳了众多的空前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表现手法、形式体裁、传播技术等之后，我以为文学应该有一个严肃的反思，使文学从外部的变化更多地回归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从疏离人所存在的社会生活回归到“这一个”人与社会时代的融合之中。也许，这种努力将使文学自身的变化出现飞跃，使文学的魅力更具光彩。

我希望，并且更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文学将重新焕发出自己光芒四射的魅力。文学属于时代，更属于人类。而《黄河》，无疑将成为这一新变的重镇。

2015年7月5日于并州

# 目录

- 001 理论与现象
- 003 诗在超越自己  
——论当代诗的史诗性 / 谢冕
- 014 文化、哲学与人的“寻根欲” / 吴亮
- 025 探索民族精神的衍化 / 王愚
- 033 寻求文明的重构 / 张颐武
- 040 发展中的小说文体 / 李国涛
- 057 文学活动的几个社会学问题 / 谢泳
- 073 历史与文化的双向选择  
——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审美内涵和  
结构轮廓 / 席扬
- 095 从封闭到开放:小说结构的蜕变历程 / 段崇轩
- 108 文学的迷惘与调适 / 杨士忠
- 120 散文创作纵横谈 / 韩石山
- 127 当代新诗潮对欧美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过滤 / 珍尔
- 137 类化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尝试 / 杨鑫
- 149 文学气质论 / 蔡润田

- 172 当代小说的调和倾向 / 薄子涛
- 177 当代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王富仁
- 187 作家与作品
- 189 “晋军”文化心理与“晋军”文学特色 / 侯文宜
- 201 从意念出发  
——读吕新的三篇小说 / 阎晶明
- 207 五作家创作论 / 董大中
- 244 故垒 山路 三角及其它  
——读《故垒西边》 / 何西来
- 253 追忆·叙述·文化  
——论高岸小说 / 王春林
- 269 对人性与历史的追问与审视  
——评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 / 傅书华
- 278 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  
——读成一《白银谷》 / 雷达
- 283 远非个人抉择所能了结  
——《抉择》的一种读法 / 陈坪
- 292 自是多才多艺手  
——读《王东满文集》有感 / 韩玉峰
- 300 向 50 年代致敬 / 吴言
- 336 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统一  
——读秦宏平长篇小说《沉落的阳阿城》 / 杨占平

# 理论与现象

---



# 诗在超越自己

## ——论当代诗的史诗性

谢 冕

中国诗歌正经历着漫长的阵痛。预言一个伟大的诞生，看来为时尚早。但几代人因诗的变革和变革的诗引起的情绪激动，它毕竟宣告着又一个创造时代的开始。也许我们与我们面对的现实靠得太近，以至我们无法了解眼下发生的划时代的变化。但我们只要与它有意地拉开一段距离，我们眼前就出现了这座正在海面崛起的年轻的山脉的全景。这正如伊丽莎白·勃朗宁的诗句所表明的——

……每一个时代  
对那些还没有生活过来的人，  
由于离得太近，看来很不分明。  
假定阿托斯山是遵照亚历山大的计划，  
按一个人的巨大身躯凿刻而成；  
在它的耳朵里采集柴薪的农民，

正如在上面吃草的山羊一样，  
难以认出人的面貌和人形。  
其实，他们只要离开它走五里路，  
巨人的形象就会映入他们的眼睛，  
整个人的侧影，鼻子和下颚都很分明，  
嘴向着天喃喃吐出无声的音韵。

那时诗歌刚从长久的噩梦中醒来，首先萌发的是它对现实的使命感。它一如过去，履行着人们公认的社会职责：控诉黑暗，讴歌光明，在胜利的狂欢中真实地表达着人民的憎爱。它从理想的角度追念往昔的光荣，它以现实的态度谴责生活的阴影，原先被弃置和淡忘的观念迅速得到恢复，诗歌又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赢得了传统的声誉。

结束了蒙昧的时代，艺术和诗歌如一道冲出闸门之水，无视积习沉重，以挑战的姿态，在几乎最严峻的气氛中，一下子跨越了几个阶段，而把偏见的惊呼和责难丢在了后面。它揭示身心的伤痕并咀嚼苦难，它因过多的失落而追寻旧梦，它厌弃“神圣”而重新确认自我，从造神的迷信中醒悟，开始了人的追求。一个民族诗的智慧随着文明的复归而在浓重的忧患意识中进入了重新思考的时代。他们所进行的诗的变革是全面的，包括艺术上的飞跃在内。这时候，那些受到原有诗歌艺术教养的人们，只能适应他们所承认和熟悉的一种艺术，他们固执地要按他们熟悉的那种方式去“读”懂任何一首对他们说来是完全不熟悉的诗。他们不知道，向着康定斯基“伟大的抽象”的绘画索取形象是徒劳的，但他们的悲剧正在于此。

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时代，规格化的艺术业已宣告解体。诗歌艺术在走向多元。有人判断说，我们面对的是多种选择的缪斯，而不是无可选择的缪斯。诗人照着一条规定的直线发展的时代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扇形的展现。这个时代又是开放的，它尊重创造。迄今为止，所有进行的有益的追求，都不会人为地被取消。除非它因失去价值而自行消失。生机蓬勃的诗歌艺术的律动，它一点也不迁就那些对曾经有过的艺术追怀旧

梦的人的趣味，它无情地超越自己业已争取到的，并通过一个又一个浪头把艺术变革推向新岸。

## 二

一位哲人曾经表述过如下十分睿智的见解：中国是排斥在历史之外的，对于中国来说，它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这种表述也许并不全面，但的确揭示了事实的部分真谛。中国太悠久了，也太辽阔了，一个庞大的实体，蠕动一下也显得十分艰难，何况在它的身上，还沉重地“堆积”着它自己创造的辉煌无比的文明的伟构？这是考虑中国任何实质性问题（包括诗歌在内）的前提和绝对无法排除的因素。但对现今生活着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近代史上的耻辱与刚刚成为过去的造成空前灾难的动乱，却是完全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囿于条件，开始的时候，人们因实际的社会功利的激发，对于后者的思考显得更为直接，于是发而为充分关注现实的、欢愉的、哀伤的以及愤懑的情思。随着反思文学的兴起，在诗歌中出现了系列性的审美形象，从寄存了对共过患难的“故园”的别情与恋意，从辨认为“大海的眼泪”的珠贝那裹着痛苦的晶莹，从“鱼化石”中寻求旧生命的慰藉，到千万年埋藏于地心的“常林钻石”的显现，从而点燃了“互相被发现”的狂喜……这一切，都是基于个人身世之感推衍而出的心灵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应。这些诗，显然都受到了激情的支配，它们在痛感某些可贵东西的失落，从而生发出强烈追求的意绪。这当然是在恢复理想化生活的整体努力的组成部分。从为现实生活的肯定和不满的呐喊呼号，到因苦难的咀嚼而沉入内心的沉思，可以说，诗歌在务实和理想这两个大的范畴内，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佳效果。但很快，对于一个开放的和变革的时代，这一切又都合理地创造性发展新阶段所取代。

诗人们开始把对现代史诗的召唤当作是现阶段诗歌的最庄严的追求。随着思想解放运动高潮的呈现，在繁复的诗歌探索潮流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我们称为的现代史诗的雏形。江河的《纪念碑》《我歌唱一个人》等